



佛经文学研究论集

● 主 编 陈允吉
● 副主编 胡中行

〔日本〕荒见泰史

佛经文学研究论集

主 编 陈允吉

副主编 胡中行 [日本]荒见泰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经文学研究论集/陈允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309-04104-6

I . 佛... II . 陈... III . 佛经—文学研究—文集
IV . B94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893 号

佛经文学研究论集

陈允吉 主编

出版发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装帧设计 马晓霞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9.875

字 数 498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 500

书 号 ISBN 7-309-04104-6/B · 219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允吉

遐征旧简，式觌古初，顾吾邻邦依托地缘，与禹夏以文明触涉者，爰云轨制之恢闳，蕴含之富赡，绵历之久遥，聚功之玮奕，盖俱弗如华印双边之友好往还，足称煊赫曩时而影响深且著焉。

缅惟天竺负山垂海，挺陆泄川，鸿荒既邈，肇迹颇湮。冈阜隐脈，隰林荣茂。被拂季风，盛产稻穀于畊亩；迤傍丝路，潜通商旅于亚欧。习俗疏迂纪实，酷爱钩玄，罕存信录史钞，尤厚邃幽丛籍。亲朋对坐，《奥义》尽箴论之至沃；歌咏祭祠，《吠陀》启偈颂之先声。率凡抗辞闡谛，敷表告灵，莫不纂陈劄句，完具笺章，秩其徽音，资其曜采。夫瞿昙氏应运挺生，霑垌野千秋之润泽；鞠躬游化，受炎暑万类之薰陶。践始去宫迦毗，绝粒尼连；继而诲众鹫峰，系车舍卫。作尚威仪，居靡定所，浸热浪以沉酣肌骨，嗅旃香以悦乐心枢。善甄善导，指漏苦而觉群庶；娴哲娴文，瞩梯航而开圆镜。由兹刊布圣教，缮膳梵筭，殆亦恪承桃例，彝宪祖规。体该韵散，谋其结构回环；气溢鎔毫，令其宫商和畅。因事范熔，按需施设，浩浩乎喟诗鲈列，阒阒乎物语盘桓。彰师夙德，演旷劫难能之能；叹佛本传，褒累年非忍之忍。汇融神话素材，移植世间原创，窥之则奇踪纷泊，叩之则劲翮飈扬。寓言清隽，似鲜珠溅跳于瀑泉；杂譬懋繁，犹积玉蒐罗于懿府。张皇罪报，召垦福田，牵业果而贯穿细节，叙悲欢以凸显伦常。俄尔大乘弘昌，续经频出，学说转型，质文遽替。即色谈空，泯两执权假名六染；铺形塑像，陟九重又更上一层。昭宣八味泥洹，笼括十方刹界，庄严法会，腾踊浮图，恒绘饰以是崇，咸摹容而争爽。自在道场，旋草偕隈岩紫映；无量净土，彩帽逐悬鼓

齐飞。天女赞维摩长者，入室现身；菩提属胜鬘夫人，推怀示见。奔走童稚，乍离火宅；迟疑穷子，未识宝藏。迨及《行愿》、《普门》，《如来》、《问疾》，遍讽寺巷，熟晚闾间，或恭谨赍为课程，或专使描诸变画。其允当才士命家之欣赏认同，试细验若斯数品之包蕴取势，诚乃外藻绮雕，内涵脉注，盐梅适调，跗萼衔接者也。

休哉释典圭摛璧合，美文霞委波随，衍绪甚淆，布畛弥满，岂徒经卷，复备律论。谓曰《僧祇》、《根有》，辄值妙裁；《智度》、《婆沙》，洵多佳制。蘖派迁徙，各宗司匠，必摭呈其姿貌，徐吐款其性真。杳冥冥兮极造氛围，浑莽莽兮安知涯际。馨叶庆辉，增词苑诡曼之别格；慧光璀璨，辟尘寰壮丽之矩观。洎乎白马东踰葱岭，紺螺南面洛台，贝书代译，慈旨普闻。域中翰墨，趁机感激孕新；厥里絳旛，是处彬纶可鉴。毋妨残株片羽，碎璞销金，悉皆饶益社科研究，递邮民族交流。晚近通人摄比较参详之理念，爰予探询；踵勾稽考据之途径，迭加磨涅。良用周寻补宿术所偏，博综超封疆所限，孤明秀发，蔚绩斐然，俾荐评者播之以为延誉，步武者藉之以为楷模矣！若筱筠道贵李吴等辈，尝络绎从余攻读佛经，纵隔届次，齐精悃摵。戮力输殷，临故帙而犁耘汗漫；披襟致契，仰前修而佩诵苾芬。相与耽思默索，广绍兼驯，扪棟椎于固庵，辨津梁于寒柳。接轸分途，勤笔讨以觅求证解；倡筹立要，冀集成以提供切磋。搅搜四载，缀葺一编，异擢绅之绣鞶帨，惟工蚁之营膏壤，起议庚辰，迄功癸未。并引驰陈洪瑞祥教授贊襄惠稿，总计得论文三十四篇。猥蒙中行荒见倾情掖助，共振举其条纲；韩结根兄付意审看，屡燭除其鱼鲁。今杀青甫就，聊署絮言。恒虑拾柴仓促，不免榾棟；殊希纠谬察弹，敬俟敏达云尔。

2004年1月
于江湾复旦宿舍蕉叶梅花行馆

目 录

| | |
|--------------------------------------|----------------|
| 序 | 陈允吉 (1) |
| 什译《妙法莲华经》里的文学世界 | 陈允吉 卢宁 (1) |
| 论《大般涅槃经》卷八之《文字品》 | 李小荣 (44) |
| 八十华严《入法界品》之文学内蕴及其在造型 艺术上的意义 | 冯国栋 (64) |
| 马鸣《佛所行赞》探析 | 袁书会 (83) |
| 失译人名《杂譬喻经》书后 | 胡中行 (93) |
| 汉译部派佛教广律之戒缘故事 | 陈开勇 (103) |
| 汉译部派佛教广律之非戒缘故事 | 陈开勇 (122) |
|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本生故事研究 ... | 邹林涛 (173) |
| 论龙树《中论》的思辨性与文学性 | 王丽洁 (186) |
| 《十二门论》与《十二门论疏》之“论说”疏解 ... | 陈开勇 李振荣 (202) |
| 譬喻师鸠摩罗与《喻鬘论》 | [日本]荒见泰史 (218) |
| 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刍议 | 吴海勇 (231) |
| 《经律异相》所录譬喻类佚经考论 | 陈 洪 (243) |
| 说《经律异相》记载之佛经故事群中的女性 | 张 煦 (258) |
| 汉文譬喻经典及其纲要本的作用 | [日本]荒见泰史 (271) |
| 佛藏中所见之僧伽别传资料 | 崔小敬 (291) |
| 试论汉译佛经对中古道经文学的影响 | 吴海勇 (303) |
| 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 | 陈允吉 (327) |
| 佛经偈颂与中古绝句的得名 | 李小荣 吴海勇 (348) |

| | | | |
|--------------------|-----|-----|-------|
| 梁武帝神异故事的佛经来源 | 吴海勇 | 陈道贵 | (360) |
| 宗教诗歌与王维诗中的佛学理趣 | 邱瑞祥 | | (370) |
| 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 | 陈允吉 | | (384) |
| 也谈柳宗元中道思想的统合儒释背景 | 马晓坤 | 李小荣 | (396) |
| 李贺《许公子郑姬歌》与变文讲唱 | 陈允吉 | | (413) |
| 冥界游行——从佛典记载到隋唐五代小说 | 夏广兴 | | (417) |
| 隋唐五代小说采摭佛典题材探微 | 夏广兴 | | (440) |
| 从“烈士池”故事到《杜子春》传奇 | 陈引驰 | | (495) |
| 毗沙门天王信仰与唐五代文学创作 | 邹西礼 | 夏广兴 | (520) |
| 山谷诗禅源补证 | 龙 延 | | (536) |
| 《五灯会元》中以诗证禅举隅 | 邹林涛 | | (559) |
| “狸猫换太子”与佛典 | 李小荣 | | (572) |

有部《药事》与云南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

| | | | |
|---------------------|-----------|--|-------|
| 源流之考溯 | 郑筱筠 | | (585) |
| 中印神话中乌摩与西王母之关系 | 〔印度〕莉杜·巴玛 | | (600) |
| 敦煌文学与日本说话文学——新发现北京本 | | | |
| 《众经要集金藏论》的价值 | 〔日本〕荒见泰史 | | (607) |

| | | | |
|--------------|--|--|-------|
| 本书撰稿者及工作单位一览 | | | (625) |
|--------------|--|--|-------|

什译《妙法莲华经》里的 文学世界

○陈允吉 卢 宁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简称《法华经》，其内容广泛开演大乘教义，重点讨论诸法实相、如性、实际、法界无差别等命题，揭示佛陀出世本怀。就中空无相的空性说与《般若》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经》相通，主旨是会三乘方便而入一乘真实。该经之核心部分约形成于公元前1世纪，嗣后长期流传印度、中亚各地，至公元10世纪佛教在南亚消亡其于印度即趋绝迹，晚近又在尼泊尔发现了它的梵文原典。《法华》传入中土凡经三译，推后秦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本子最为风行。《中国佛教》第三辑高观如所撰“妙法莲华经”一条指出：

在什译前一百二十年，即西晋太康七年(286)，就有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什译后一百九十五年，即隋仁寿元年(601)，又有阇那崛多、达摩笈多重勘梵本，补订什译，名为《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以上三译，今皆并存。据《开元释教录》卷十一、十四载，还有《法华三昧经》六卷，《萨芸芬陀利经》六卷，《方等法华经》五卷三译阙本。但据现代学者考证，似属误传，实际只有今存的三种译本。历代以来世所广泛流传、讲解注疏，唯据什译。什译本原是七卷二十七品，且其《普门品》中无重诵偈。后人

将南齐法献共达摩摩提译的《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和北周阇那崛多译的《普门品偈》收入什译，构成七卷二十八品。其后又将玄奘译的《药王菩萨咒》编入，而成了现行流通本的内容^①。

鸠摩罗什系我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其入长安主持译事以前，早已“道流西域，名被东国”，足迹遍历罽宾、疏勒、温宿、凉州等地，尝于龟兹停住弘传佛法二十余年。因此近世之佛学研究者如吕澂、任继愈诸家，颇疑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时援用的底本，很可能是当时流传在西域一带的龟兹文本。洎于他研核诸部学说，广诵大乘经典，对佛学义理洞彻秘奥，备悉天竺及中亚文字，加诸通达华言，并有众多助译弟子为之斟酌缀润，使什译《法华》述义娴洽洁净，译文婉显优美，透示出高度的文学价值，这从一个重要方面为它日后的炽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慧皎《高僧传》所列举的讲经、诵经僧徒中，以讲诵此经者人数独占鳌头；而整个南北朝时期，曾为其作疏纂解的沙门信士竟多达七十余家。

论定一部外来佛典的文学性，必须兼顾原作与翻译两造，故除应注意它译文具有的词章美外，更主要的是察看经中叙述缘起、文体形式与塑造艺术形象等方面所提供的新因素，当然也还要考虑到它对本土文学之嬗变演进发生的实际影响。就从这么一个涉及面较广的范围内衡量，什译《法华经》无愧是一个突出标志，它确已将原经的诸多优胜处成功地传送给了一千千万万中国读者。《妙法莲华经》宣说教义好用事相配合，它围绕释尊于王舍城耆阇崛山演示大法开展叙述，着力渲染佛与无数菩萨、天神的殊胜行迹。他们居住聚集在庄严佛国，为辉煌赫奕之光焰所笼罩，却始终怀着拯济和净化世间的热忱，能以种种善巧方便海励救度众生，并由此演绎出一系列离奇俶诡的因缘本事。倘自佛教的独特视角来看，这固

①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三辑，知识出版社，1989年。

然是释迦如来引导世人入佛知见的一种手段；但转就文学一端而言，倒让经文平添无限趣味，通过说教者张皇幽眇的宣讲，向听受的人打开了一个神奇瑰丽文学世界的大门。真如陈观胜先生所称叹的那样，什译《妙法莲华经》翻出至今“一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中中国佛教艺术和修行的灵感”，“借着它高超的想像力、壮观的场面、远大的眼光、直喻和寓言，吸引并且保持了人们的注意力”^①。兹文基于以上认识，拟于本经之中查证归纳若干材料，分别从三个方面作些梳理和进一步的探涉。

—

大乘佛典与原始佛典相比，其文学性有了显著增强，这一质文丕变的分野被区划得如此鲜明，根本原因在于大乘佛教成立后经典撰述体例的革故鼎新。按原始佛典的形成，乃由众多亲身聆听过佛陀教导的弟子们共同结集，以大家一起会诵的方式来组织经文内容。彼等叙及世尊向弟子们施教，开头总得交代一下说法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俾以记录佛陀确曾经历过的事情。既然这些记载仅仅是作为引起佛说的楔子，所以文字崇尚简朴平实，无需再作多余的文饰。然而到了大乘经典里，以上所说的情况旋即发生变化。虽然大乘经表面上还保持着弟子们记诵释尊言教的顺序，但总体面貌却被注入了另一种气质，原先简单的几句话可附会成一大段穷形极相的摹述，纪实性的内容遂完全让位给想像虚构。在这里有限的感性经验遭到了鄙薄，经典结撰者的灵感主要来源于那些邈远和诡幻的事物，与此互相关连着的是在行文辞句上转向有意识的庄严藻绘。此种较前截然不同的风气，实由《法华》与《维

^① 陈观胜《Buddhism in China》，转引自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二《法华经》，华宇出版社，1987年。

摩》两部早期大乘经典首揭其端。

《妙法莲华经》卷一之开卷伊始，即用其繁喧而夸张的笔调，描绘出一幅灵山法会的宏大图景。时佛世尊正在演示微妙大乘经义，预与听法者不但有大比丘万二千人，还有文殊、观音、弥勒、宝积、勇施、月光、得大势、常精进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再加上释提桓因、明月天子、自在天王、大梵天王、四大天王及其眷属成千上万，天龙八部及其眷属，诸小王及转轮圣王亦各来集。当于此刻天雨曼陀罗华，杂色诸花、彩线缤纷坠落，普佛世界六种震动，“是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若兹林林总总的菩萨比丘、诸天龙神骈阗厕列，济济一堂恭敬顶礼人天中尊，谛听佛说《无量义经》，展现了释迦牟尼佛国娑婆世界最隆盛的场面。看来这里所有的空间几乎都已填塞充满，而庄严神圣的宗教气氛也被营造得无以复加。经文的演绎者之所以如此肆力铺排，显然是为了突出佛陀的至高尊胜和说法的奥妙深邃，以便让读者借助经中刻划之色声形相来获得某种直观的信仰主义体认。尽管凭想像摹划出来的东西了无事实根据，唯其施用于宗教宣传却颇能耸动民众的视听，因此也容易达到传播和扩大佛教影响之目的。英国学者A·渥德尔《印度佛教史》谈到《法华经》时，尝一针见血地写道：“这部经文的作用很简单的为佛教造成巨大的声势，鼓励对它的信仰，把它戏剧化。”^①有的研究者或出自对“戏剧化”这一征候感受特别亲切，甚至不无过誉地将《妙法莲华经》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戏剧之一”^②。

大乘佛经图状的佛国奇妙庄严，而庄严奇妙之佛国又远不止娑婆世界一处。从《法华经》精心建构的世界图式上看，整个宇宙含摄佛刹之多犹如恒河沙数不可计量，遍于娑婆世界东西南北、四

① [英] A·渥威尔《印度佛教史》第十章《大乘与中观派》，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② 郑僧—《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二《法华经》，华宇出版社，1987年。

维上下，咸为数不清的妙庄严佛土所包围，这些纷众刹土之佛世尊，被冠以阿閦、宝相、无量寿、师子音等种种名号，各自教化护持着一方世界，并且都有一大批志求无上正觉的菩萨与之相伴随。诸方佛土相隔的距离纵然非常遥远，但因佛与菩萨有大神通力的帮助，绝不会给他们的交往沟通带来任何困难。譬如该经卷一《序品》就讲，释迦牟尼佛尝于灵山会上“放眉间白毫相光”，顿时照见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毕现，洞察其间之六趣众生纤毫不遗，“又见彼土现在诸佛，及闻诸佛所说经法，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这是从释迦佛娑婆世界的本位上去观察其他佛国世界，而与之取向相反的例子，则见于同经卷四的《见宝塔品》。此品叙及释尊开演《法华经》之际，久远劫前早已灭度的多宝佛塔从地涌出，复有十方恒沙刹土诸佛，各率弟子前来听讲，遍满此世界虚空之中，围绕着释迦如来布列八方。世尊乃施其大神通力，变现出二百万亿兆国土给这些来宾敷设座位，叫江湖、海洋、山脉悉皆消失，通为一国佛土。“是时诸佛，各在宝树下坐师子座，皆遣侍者问讯释迦牟尼佛”。真是礼尚往来、感应频繁，他方诸佛菩萨的威仪善缘尽能为此方佛所照见，而此方佛说法亦有十方诸佛菩萨各集于坐次，不同刹土的佛教圣者去来朝觐参学，简直就像走访亲戚朋友一样自由方便。如是诸佛刹土共相辉映、互有交涉的神异景观呈现在《妙法莲华经》内，意味着“佛世界扩大到无限，引起佛、菩萨们的互相交流”^①。当这种观念为越来越多的教团成员接受和掌握，于是遍十方世界无数佛与菩萨的名字随即迅速传播开来，印度佛教就进入了大乘佛法的新时代。

盖佛世界被无限地扩大，当与信众对佛陀神化的热情不断增

^① 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转引自郭朋《印顺佛学思想研究》第三章《对于“菩萨”的出现与佛陀观的演变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长有关，一个依托大乘运动树立起来的文学化佛世尊形象，到《妙法莲华经》里已基本上具备了完形。考原始佛典所记之佛陀，乃一弥富人情味的众生导师，他一生经历过许多常人同样经历过的事，在迦毗罗卫当王子时尝“受欲六年”，出家之初又因奉持苦行而走了一长段弯路，后来靠静坐思维修证获致觉悟。他反对婆罗门教“祭祀万能”的主张，为传播佛道到处行化不辞辛劳，亲手建立了用以弘传教法的僧伽组织，平生多次遭罹头痛、腹泻等疾病的困扰，其色身殆不免仍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最后在拘尸那迦城郊的娑罗林中示灭离世。诚如《增一阿含》卷十八《四意断品》所记世尊之自述云：“如来亦当有此生老病死，我今亦是人歟。”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D·D·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一书，还根据这些纪实材料，指出释迦牟尼本人晚年曾经诙谐地说过，自己老迈的躯体“犹如一辆业已磨损的老车，只是勉力维持尚未散架”而已^①。虽则四部《阿含经》并不缺乏天神、神通之类的描述，但它们留给后人关于释尊的大体印象，依然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并具有现实人格的具体人物。而《妙法莲华经》所大事形容的佛，则已实现了由人到神的升格。他无始无来，永恒不灭，作为娑婆世界最高智慧的象征，一变而演成超世而神秘的绝对存在，遂而被赋予了“寿量无有边际”的特性。

谈到这一显著的质变，我们不妨查勘一下该经卷五《如来寿量品》，内中即有几段佛对如来寿量问题说法的记载：

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谓今释迦牟尼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实成佛已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

我成佛已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自从是

^① [印] D·D·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第五章《从游牧部落到定居社会》，王树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年。

来，我常住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亦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

如来见诸众生，乐于小法、德薄垢重者，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久远若斯，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

如是我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诸善男子，我本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复倍上数。然今非实灭度，而便唱言当取灭度，如来以是方便教化众生。

按照这样的时新观点，原始佛典中有关佛陀的记述无异便失去了它的实在性，而“涅槃”的意义也就非得重新作出解释不可。那么释迦牟尼之离宫出家，到尼连禅河边实践苦行，坐伽耶菩提树下彻悟度世道法，乃至娑罗林入般涅槃等，都不过渠为教化导利众生而设施的权巧方便，即若幻化木人所表演的戏剧情节那样尽属于虚乌有，佛陀的真实性说到底是在于法身之“常住不灭”。

这个寿量无边的佛，兼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和威力，连容貌长相亦和普通人迥然相异。他具足“金色三十二”，“八十种妙好”（卷二《譬喻品》），其出世之际“慧云含润，电光晃曜，雷声远震，令众悦豫”（卷三《药草喻品》），可以分身百千万亿遍布十方，通体所有毛孔皆放大光明，俱悉照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刹土，弹指则大地震，发语则天雨花，跏趺入座辄历十小劫，能观知一切诸法根本归趣，度脱无量无边菩萨及声闻众，为天神、药叉、龙神之所恭敬围绕。与原始佛典朴素的纪实文字相比，《妙法莲华经》传写的佛陀，乃是一位高踞佛国中央师子座上常恒万能的佛，他无时不在注视和监护着此方刹土的万类群动，娑婆世界的一切都要由他来精心安排。缘其形象已被不加节制地拔高，完全可以满足宗教戏剧程式的需要。这一尊带有象征性的佛，固然将释迦原有笃厚的人格力量化解殆尽，如同释印顺语重心长地指出的，“缺乏了人间佛教的亲切

性，也就缺乏了道德的感化力”^①，却因其想像丰饶奇伟、气度盘礴恢宏，而且含纳大量神话成分而更契合信众对佛陀的期盼，尤其能够引起一般民间层面上对佛陀的仰慕和崇拜。类似于此的演绎越是显得谲秘惊人，就越加会招来虔诚热烈的反馈。这部著名的大乘经典给人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有像释迦如来这么许许多多神通广大的佛一起来兴隆佛法，必定会对有情众生的福祉和利益作出无上贡献。

在《法华》、《维摩》描绘的刹土世界里，佛形式上为占据中心位置的主宰，但大乘佛教所演示的佛陀，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属于虚本位的，这里最活跃的成员乃是菩萨。按“菩萨”一词，为梵语“菩提萨埵”(Bodhisattva)之略称，意译即发大心求无上正觉的有情众生，系伴随大乘思想兴起而形成的一个夹杂着较多神学色彩的概念。《注维摩诘所说经》卷一僧肇云：“菩萨正音云菩提萨埵。菩提，佛道名也；萨埵，秦言大心众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萨埵。”大乘佛教倡言修行当以成佛为究竟，而果能证此佛道者非菩萨莫属，故菩萨所具备之功德修养显然要高于成就小乘圣果的阿罗汉。鸠摩罗什译述之《维摩诘所说经》，即通过褒美处大乘菩萨位的维摩诘居士种种匪夷所思事迹，对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富楼那、迦旃延、阿那律、须菩提、阿难等大阿罗汉极尽其嘲弄讥弹之能事。上述声闻弟子在维摩诘面前都出过洋相，故听到佛要派人前去探望这位以身示疾的居士，一个个急忙推诿声称“不堪诣彼问疾”，只有文殊菩萨才可完成佛的托咐并与对方论难匹敌。《妙法莲华经》则站在大乘的立场上调和声闻、辟支二乘，其经文内虽不直接贬斥阿罗汉，然他们充其量只是作为陪衬的形象出现，菩萨已确定无疑地成为佛弟子中声势最显赫之部分。本经卷六的《常不轻菩萨

① 释印顺《文殊与普贤》，转引自郭朋《印顺佛学思想研究》第四章《对于弥陀净土与文殊、普贤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品》、《药王菩萨本事品》，卷七的《妙音菩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贤菩萨劝发品》，悉将发愿济度众生的菩萨当作主要传写对象，从而成为是经阐扬大乘修持法门的聚光点。综观什译《法华经》之全帙，可以说从未间断过菩提萨埵活动的踪迹，诸如文殊、观音、弥勒、坚满、大乐说、智积、常精进、常不轻、宿王华、妙音、无尽意、持地、药王、普贤等大菩萨，皆依世尊说法之次第纷纷登台亮相，在佛座之前串成一道流动而华光闪烁的风景线。侪辈姿态懿雅，具足妙相，独往独来，不拘小节，应世匡俗，变化幻戏，脱略戒律与僧伽集体生活的束缚，以自在神通畅游于娑婆世界。又因诸菩萨摩诃萨所立的誓愿方面各有偏重，其所示现的性格类型亦殊异不一，即此往往衍生出好多与之相应的物语故事。有如是一大批菩萨在佛典摹划的境界中川流不息地游戏经行，不但能促使《法华经》创造的艺术形象增添新鲜活力，且自经文内容的编结整合上讲，也为保持其前后的连贯性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遵照大乘佛学的说法，菩萨可补处佛位，却不离开有情众生的范围，复能用佛道成就众生所有功德。以故菩萨崇拜之风行，无疑在人们观念中密切了众生与佛陀两者之间的关系。诸佛为众生开示方便，而菩提又属于众生，众生之根本心性共佛相通，佛与众生同体意乐。《妙法莲华经》并无明文提出“佛性”的概念，唯其主张菩萨、缘觉、声闻及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故尽人皆有种植善根、证成佛道的可能性。然而佛的知见“实非众生本有”，还得依赖于调教和指点，即“由佛引道令其受持也”^①。灌注在《法华经》内的一宗旨趣，乃是抉示众生依佛言教信解思维修行，便都有希望获得大乘涅槃的胜果。该经卷二《譬喻品》至卷四《五百弟子受记品》，尝反复不断地演述佛为四众弟子授记的事例，预言他们于未来世具足菩萨行道时当得成佛。日本学者木村泰贤的论文《龙树、世亲系的

^① 吕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讲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二，齐鲁书社，1991年。

大乘佛教》认为,《法华经》里所描写的佛世尊,其任务是“授与人人将来成佛之记别”;而佛陀之“寿量无边”及其法身的“常住不灭”,适可“涉于未来永远而保证一切众生成佛”。哪怕禀受女身之比丘尼,或是作恶多端的提婆达多,“终亦给予记别”,其条件为在无限的轮回转世过程中间,“必有一次曾就过去佛听过《法华经》”^①。进而论之,佛国不单是人类憧憬归依的快乐精神家园,实际上还向畜生道群品敞开它的大门,甚至连鬼道的罗刹女也由持诵经典而纳福无量。《妙法莲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特别叙及一位受持正法的龙女。她年龄才及八岁,天生智慧利根,善知众生诸根行业,诸佛所说甚深秘藏悉能受持,为文殊师利入龙宫之所化度,即发菩提心得不退转,了达诸法辩才无碍,“慈悲仁让志意和雅”。厥后缘在佛前奉献价值三千大千世界的摩尼神珠,“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成正等觉”。

龙女这个神魔性动物形象,原系古天竺民间传说那伽(Naga蛇)故事里面的主角。她身为龙王的女儿,潜居江湖大海而喜好出游,个性热情要强,渴望获得幸福的爱情生活,尝因在外遭受困辱被人搭救,遂赠送宝珠作为酬谢,并要求与恩人匹配成为眷属。龙女虽具龙身而可随意变现人形,经常延请凡人到龙宫里去作客和品尝美味佳肴,于聪明眸丽之外又挟带着某些嗜血的野性。印度佛典的渐次形成跨越了漫长岁月,就中尝摄入大量与那伽故事相关的成分,今爬梳散见藏经各部典籍之物语记载,辄能发现一些叙述那伽女报恩求偶情节的材料片断。《法华》所演龙女以菩萨身份修证佛道的传说,宜视为佛典对民间故事进行改造和再创作的一宗典型事例,它一方面将那伽故事中女主人公献珠的对象移栽到佛陀身上,另一方面又按照佛教伦理标准抹去它的野性且令其雅

^① [日]木村泰贤《龙树、世亲系的大乘佛教》,收入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8册《大乘佛教之发展》,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